

元聖武親征錄

【

MOT
K247.00

1
2

光澤何秋濤校正

元聖武親征錄

東京文求堂藏版



3 2168 6274 2

大日本明治
三十四年冬
重刊于東京

自序

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代。輒令人廢書而歎。則以記載之草略。敘述之譌舛。惟元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紀太祖開國事爲尤甚。嘗訝金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疏脫若此。求其故而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予曰。此書傳自竹汀覃谿諸先生。輾轉鈔藏。而未遑讐校。余讀一過。知其中謬誤甚多。幾不可句讀。子能是正之否。余受而讀之。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儻蔓衍之詞窒於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顛倒。名氏之踳舛。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旋復取讀。如剔蘚碣。如磨劍鏽。久之而稍得其端倪。又久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秘史之後。而流傳在於秘史之前。舛牾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卽元史之朮魯台。董哀卽秘史之董哈猶云。二書各譯。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壇。何辭元聖武親征錄自序

或稱按灘。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幹亦刺之。卽猥刺。蔑里乞之。卽滅里乞。亦年可汗之。卽亦難亦可汗。一箇之中。前後岐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溷於無徵之文。旣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一則傳寫之際。易譌。徑涉榛蕪。奪誤麻起。聶坤變爲捏羣。以音近也。捏羣旋變爲捏辟。則字譌矣。太子變爲太石。以音轉也。太石俄變爲太后。則義失矣。等蒙皋柘皋之屢易。疑后輔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字徒復改字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二也。一則年月之牴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積雪。驚沙。創業本無記注。甞廬。毳幕。橐筆。甯有史官。逍客魯漣河之繕書。正幹歌。歹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謚。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絲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渺過甚。幹蘭土刺之川。水經詎載。答蘭忽真之隘。地志未聞。考和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梁則撫德輝片牘。以嶺北興王之地。漠南駐驛之庭。尙無

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土麻。則北窮冰海。征算端則西極申河。鼉思沃壤。莫傳撒罕之書。蟾河遠行。莫訪尋窟之境。且也拙赤元子。封域難稽。阿母行省。疆畛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尙遺欽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考前徵。事靡傳於父老。較之漢討郅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孰辨淆譌。其難讀四也。兼此四難。爰滋衆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青太迫。於秘史則熟視無覩。於茲帙則依樣葫蘆。累牘連篇。沿譌襲謬。貽誤後學。職此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秘史。猶書家之臨摹也。以此錄視元史。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景濂子充。撫此錄以作本紀。擅其名。則如鈔胥之淺贖。而覈其實。則是謬種之流傳也。然校核此編。足以考訂羣籍。不揣固陋。殫力覃尋。因爲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比先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舊本。則面目迥殊。引證則甯詳無略。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胥得。寒暑屢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耳目較近。尙未能詳審考正。今之視昔。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識陋。無所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何辭元聖武親征錄自序

何勣元聖武親征錄自序

四

質彼通人。誨我不逮。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窺。庶幾憤悱啓發之誼云爾。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浣光澤何秋濤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四十年。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卽當時人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譌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禕之挂漏矣。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提要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

光澤何秋濤願船

皇元聖武親征錄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秋濤案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拔都兀秘史作也速該把阿禿覘把阿禿
說卽拔都也。

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斡怯忽魯不花輩。

秋濤案帖元史作鉄又案秘史云與塔塔兒厮殺時也速該把阿禿覘將他帖木
真兀格蠟理不花等擄來太祖生時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
考秘史所云是帖木真兀格爲一人名卽此帖木真斡怯也幹當作幹與兀音近
蠟理不花爲一人卽此忽魯不花也然此錄下文云獲帖木真乃以帖木真爲一
人元史亦云獲其部長鉄木真未詳孰是。

何輯元聖武親征錄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二

還駐軍跌里溫盤陀山。

秋濤案秘史作迭里溫孛勒荅里山。

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真故命爲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

秋濤案泰赤烏秘史作泰亦赤兀惕蒙古語稱人曰齊惕卽齊也秘史於諸部多

稱惕皆此類惕與齊異義西齊偶得詳之。

舊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

秋濤案秘史作塔兒媳台。

秘史一俺巴孩之後爲泰亦赤兀惕氏俺巴孩爲金人所虜寄語其十子中之合

荅安太子令其復仇合荅安太子卽此阿丹可汗也。

忍鄰拔都。

秋濤案秘史作乞鄰禿黑田案忍當作忽。

有憾遂絕。烈祖早世時。上冲幼。部衆多歸秦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真。

秋濤案秘史有脫朵延吉兒帖。疑卽此也。文田案吉當作古。

亦將叛。自泣留之。脫端曰。今清潭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爲。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秋濤案太后爲幹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懿太后。月倫者名也。秘史作訶額倫。考烈祖沒後。賴太后賢能。太祖兄弟皆足以成立。乃元史不爲立傳。亦疏略也。

廳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部將察刺海。

秋濤案秘史作察劄哈。

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刺海曰。自先君登遐。

原作自居登避四字未詳。秋濤案當作自先君登遐。蓋君譌爲居。遐譌爲避。皆爲形似。先字又因傳寫脫落也。

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追

原作迎。張石州據翁本改也。

何斟元聖征親武錄

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搆只塔兒馬刺秘史作拙赤塔兒馬刺

秋濤案邵遠平元史類編引此錄無塔兒馬刺四字。

別居薩里河。

秋濤案薩里河疑卽今和博克薩里河也。元史類編引作薩里川。

札答蘭氏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

原缺舉字。秋濤據元史類編增。

衆來薩里河掠搆只牧馬。搆只麾下匿羣馬中射殺之。

秋濤謂射殺秃台察兒。

札木合以是爲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兀魯吾主兒沙部人

秋濤案兀魯作元。今改。

郡也。勒八魯刺思霸鄰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

秋濤案元史字秃傳云。札赤刺歹。札木哈脫也等。以兵三萬入寇。札赤刺歹當卽

泰赤烏此語非札木哈當卽札木合。朮者木之譌也。脫也。當卽此郡也。部郡二字必

有一譌。至霸鄰部當卽八鄰部也。

何以郡也爲卽元史脫也是也。郡蓋都字之誤。吾都也。勒卽後文責王罕語中之

兀都夷部。實三種蔑兒乞之一。秘史之兀都亦陽蔑兒乞脫黑脫阿所部也。

上時駐軍答蘭。

元史本紀作闕。

版朱思之野亦乞

原作迄。石州校改。

刺部人。

秋濤案亦乞刺部卽上亦乞刺思部。元史李禿傳云亦乞列思氏列與刺皆譯語

偶異。凡居某部者卽以其部爲氏。故傳言氏卽與此記言部同也。

摭僻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秋濤案當作羣注見下。

之子字徒。

原作字徒秋濤案當作字徒。

先在廳下至

原作自秋濤校改。

是自

秋濤案原無自字今校增。

曲鄰居山。

秋濤案山原作小今校改。

遣卜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刺烏禿刺烏二山來告變。即秘史之阿刺兀
世土兒合兀嶺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此答蘭作塔蘭。捏辟作捏羣。字徒作字徒。自是曲鄰居小句

作至自是曲鄰居山遣卜奕台慕哥三人逾阿刺烏禿刺烏于山告變。按類編所

引多是未譌時本。宜從之。惟卜奕台慕哥史作波欒歹磨里禿禿，人名迴異。波卜聲同。奕欒形似。俗書欒字上繼作亦也。未知孰是。又類編引作三人。今本作二人。均當存考。又案今本山名與類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之語。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編禿刺下脫去烏字。干則二之譌耳。又案元史本紀云。札木合以爲怨。遂與泰赤烏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駐軍答闐版朱思之野。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下不載何人告變。今據類編所引聖武記校知。此字徒爲孛徒之譌。因考得元史卷一百十八有孛禿傳。卽此孛徒也。其傳載孛禿亦乞列思氏。太祖以皇妹妻之。與此先在麾下之說稍異。又云。旣而札赤刺歹。札朮合。脫也以兵三萬入寇。孛禿聞之。遣波欒歹磨里禿禿來告云云。卽此事也。考札赤刺歹卽泰赤烏。札朮哈卽札木合。以一事分載紀傳。姓名各殊。孰能辨之。元史之疎。於此可見。故歷來修續通鑑綱目等書者。於是事全不登載。賴此書尙存。細心鉤考。得以覈其原委耳。秋濤又案。戊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刺部孛

徒駙馬二千騎。卽此李徒也。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木倫妻李禿。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別吉官號是李徒。凡兩尙主。故後稱駙馬。惟史載妻以皇妹事。在告變前。觀此及伐汪可汗時。李徒皆不稱駙馬。至戊寅年始有是稱。則李徒正以告變功尙主。史所載未爲確也。

卜變台。祕史作孛羅勒歹。慕哥。祕史作木勒客脫塔黑。李禿。祕史作不圖。其婿於太祖家。及後告變事。均載卷四書中。非以告變得尙主也。

上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秋濤案當作兵。凡十有三翼。

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三翼。

秋濤案類編引此作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一翼。豈邵戒山所見聖武紀本偶誤一字耶。

哈初來之子奔搭出板相。

秋濤案板相當作拔郡。

哈初來卽秘史之哈出刺世系表之合產蔑年上敦之子與太祖長八世不容其子至此尙在又哈出刺之子孫爲小巴魯刺思而阿答兒斤乃合出刺弟合赤溫後世系表與秘史並同此與不合蓋此節舛誤極多不能一一詳考矣。

禿不哥逸敦木兒忽好關等統阿答兒斤察忽蘭火魯刺

秋濤案火原作大今改秘史有木刺合忽疑卽此木兒忽

諸部及鮮明昆那顏官那顏

秋濤案那顏原作邪顏誤今改。

鮮明昆那顏蓋卽想昆必勒格其子與太祖爲高祖行。

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爲一翼不答合卽不答安也部合爾歹後蒙古札

刺兒及阿哈部爲一翼答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忽都蘭捏古思捏古思亦稱捏兀牙

錄作捏火魯罕撤合弟直部。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秋濤案後汪可汗與太祖相攻時有撤合弟部則撤合弟自爲一部直字疑誤衍

或云當是諸字撤合弟當依後文作撤合夷

後文王汗敗後答力台幹真八鄰撤合弟嬾真諸部稽顙來歸則直上脫嬾字也

爲一翼忽相徒忙納兒秘史忽秃里不知與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爲二也

秋濤案忽相當作拔都此卽後伐汪可汗時所云吾廳下忙納兒拔都也

忽相徒忙納兒卽秘史忽秃黑秃蒙古兒史表作忽都魯咩岳兒合不勒罕之子

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擲只可汗秘史拙赤

秋濤案擲只見前

忽蘭脫可汗卽秘史忽圖刺合罕史表作忽魯刺罕亦合不勒罕子

爲一翼按按爲一翼按按阿勒壇

此句原脫石州據翁氏本校增云按似當作按秋濤案按與後按彈按灘當是一

人

忽蘭脫端爲一翼。

秋濤案脫端事見後。

走相赤紬。

秋濤案紬當作納。

玉烈二郎爲一翼。

〔秋濤案所載止十一翼疑有脫誤。

棄從義而粘之。

秋濤案此句疑有脫誤。

上曰我方熟寐，猝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

秋濤案少字有誤。

族人忽數忽兒章。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秋濤案當卽後之忽敦忽而章說見後。

怨塔海答魯反側遂殺之。

秋濤案元史作爲秦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

照烈部已亡矣秦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

原注謂太祖也。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案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老赤溫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父梭魯罕失刺密釋之。

秋濤案此句上下有脫文蓋謂太祖蒙難事也。

是時歸我哲別之

原作子秋濤校改。

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

秋濤案失力哥也不干。秘史作失說古額禿。

手持忽阿失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

秘史作忽都忽地一面。

復縱

原作從。秋濤案似當作縱。

之去。止將己子乃才阿刺

秋濤案乃才當作乃牙。秘史作納牙。阿刺秘史作阿刺黑。

二人

原此下衍才字。秋濤校刪。

來歸。後搠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吉札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十四

原作卽利。秋濤據元史改。

擲只魯鈔罕。卽秘史卷七之擲幹思察罕。豁魯刺思種人。

刺兒部。及姿萊勝和。

秋濤案未詳。當是人名。

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幹真那顏諸昆弟。薛撒大丑等各以旄車載湏酪。大會於斡難河林木間。會中太后暨上謂當作族人薛徹別吉及其

母忽兒真哈敦共置酪。湏一革囊。其次母也別該前獨置一革囊。忽兒真哈敦怒曰。

今不尊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笞主膳者失邱兒。哈敦如闕氏之號

張石州曰。失邱兒卽帝之主膳者。

薛撒當作薛徹。

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速該。

秋濤案此下原衍命字。今刪。

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二君去世。

秋濤案此二語有誤考元秘史云將廚子失邱兀說打了失乞兀說說也速該把阿都說捏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是打說著大聲哭了案失乞兀說即此失邱兒也速該把阿都說即此葉速該拔都即太祖之父烈祖也捏坤太子即烈祖之兄也捏坤本紀作聶坤此作捏羣蓋坤字或寫作羣羣誤爲辟后字乃石之譌太石即太子也。

我專

當是等字

爲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

原無那字張石州曰當作那顏今據增。

掌上乞列思事。

原注係禁外繫馬所。

何斡元聖武親征錄

何輯元聖武親征錄

十六

親搖上馬。

秋濤案搖字疑誤。

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韉。別里古台執之。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鬪。別里古台指之曰。此仇汝等欲卽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

秋濤案元史別里古台傳。不著事之始末。本紀具始末。與此同。而不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

其衆不聽。各執馬亂撞。斫木枝疾鬪。我衆勝之。乃奪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屈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薨。

原作篋。張石州校改。

兀真笑里徒。

秋濤按秘史作篋古真薛兀勒圖。

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相帥兵逐塔塔兒北走。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作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叛者北走。

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幹難河迎討之。

秋濤案幹原作幹。今依類編所引改。又案秘史云。大金因塔塔兒篋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太祖知了。太祖說。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斡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篋古真等逆著。溥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斡。斡引軍。順溥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按太祖是時兵力尙單。故必借脫斡。斡兵力同往。脫斡。斡卽後稱王罕者也。此書不載脫斡。斡助兵一事。疑有脫文。又案秘史載太祖之父烈祖。先爲塔塔兒部人所燒。故太祖志在復仇。此書亦失載其事。

又諭月兒斤來助。

張石州曰：案本紀作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蓋月兒斤即薛徹別吉部人也。

秋濤案秘史作主兒勤，又作主兒乞，即此月兒斤之異文。月兒斤對音與主兒乞不近，蓋一部而異稱，其

稱月兒斤者，主兒乞係出幹勒巴兒合。史表作窠斤，八刺哈。幹勒窠斤，月兒斤，岳兒斤，皆一音之轉，以祖名為部名也。其稱主兒乞，則秘史具其解，二者不必合。

史表：葛不律寒七子，長窠斤，八刺哈哈。今岳里斤，其子孫也。月兒斤，即岳里斤。

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紬刺禿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此書紬作納，是也。

忽刺禿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無此五字。

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忽刺禿失禿延，即此忽刺禿失圖也。乃塔塔爾立寨處。

盡擄車馬糧餼殺篋兀真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綳車各一。

秋濤案類編引此衾作金。按衾字不誤。秘史蒙文是銀擄車大珠被。此文其詞耳。據此語秘史譯文所不載。知作此記者曾見蒙文原本也。

金兵回金主因我滅塔塔兒拜上為察兀忽魯。秘史作札兀忽里。

原注若金移計使也。秋濤案類編引此作金主授帝為察兀忽魯。移計者招討之誤。字形相近傳

寫致訛也。秘史王京語太祖歸奏金主再大的名分招討官與偶做者。此括其語意。然札兀忽里非即招討使也。原注蓋微誤。

亦冊克烈部長脫憐為王。

秋濤案原作為主誤。今依類編所引改正。又案脫憐與秘史合。而類編所引此書前後皆作脫里。以聲近而譯語偶異也。此云金冊為王。故稱王罕。亦作王可汗。見元史木華黎傳。此作汪可汗。亦譯文之異。史太祖紀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為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為汪罕。其論甚晰。類編曰。案元史皆稱王為罕。其曰汪罕者。是以二字而諧一音。而舊史不察。竟稱汪罕。亡其名與部。今皆書脫里之名。而冠

何對元聖武親征錄

以克烈部以正因譌之失。秋濤以爲汗乃北方君長之名。不待冠王號於上。類編此論。尙未考金冊爲王之事也。

時我衆居哈連徒澤間。爲乃蠻部人所掠。

秋濤案元史太祖紀云。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曰。薛徹別吉曩嘗我失邱兒。斫傷我別里古台。今又敢乘敵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踰沙磧攻之。秘史則云。太祖落下的老小營。在哈澧渤海子邊。被主兒勒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太祖大怒。按二說雖有不同。然其載薛徹別吉起衅則同。此書原本當亦載是時與本紀同。爲傳寫者脫去耳。所云敵指乃蠻。彼則指薛徹別吉也。

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爲彼所傷。我捨毀議和而不聽。今何乃乘敵勢陵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朶奕盤山。大掠兒斤部。爲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

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爲太祖所併。秘史云：初哈不勒皇子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刺哈，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立兒勤。太祖得此，兵力始強。

上時居塔朵刺之野，有克烈部汗可汗弟札阿紺孛來歸。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在帖脫速地面，有客例亦種人札哈敢不來降，札哈敢不卽此札阿紺孛也。

適蔑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衆敗走。是時有土滿士伯夷董哀諸部。

秋濤案秘史云：客例亦種及那禿別于董哈等姓亦來降，董哈卽此董哀也。

土滿卽土綿秘史譯文無蒙文有。

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

秋濤案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孛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及諸部來降之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爲正。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秋濤案也速該可汗卽烈祖也。

相稱按答。

原注變物之友秋濤案今所云諳達卽按答之轉音。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祿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忽兒札忽思盃祿可汗本紀作汪罕之父忽兒札忽思

盃祿秘史作唵說唵思不亦魯罕。

旣卒汪可汗殺戮昆弟。

秋濤案秘史云殺其父之昆弟與此微異本紀與此同。

其叔父菊兒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菊律可汗元史本紀作菊兒秘史作古說畔。

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哈刺溫隘。敗之。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秘史作追至哈喇溫山內。

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張石州曰也速該可汗當重一句。

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秋濤案秘史云也速該將古剌斡趕入哈申地面。哈申卽西夏也。亦曰唐兀。

復奪部衆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答。

原作遂盟按答。張石州曰句不完。秋濤案類編云。遂請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後汪可汗弟也力可哈刺者。

秋濤案秘史作額剌客哈喇。

以其多殺昆弟。

秋濤案本紀云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殺之語。意未晰。以此書爲允。

何輯元聖武親征錄

叛歸乃蠻部亦難亦可汗。

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濤案本紀亦難赤爲發兵此立字誤衍又按後甲子年作亦年可汗秘史作亦難察。

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部衆與也力可哈刺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

原作菊律可汗今校改秋濤案此契丹後亦稱西契丹卽西遼也史云西遼末主直魯古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自耶律大石至直魯古有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奄有其國仍號西遼屈出律卽此所云菊律可汗也札木合衆亦推爲局兒可汗蓋菊兒局兒北方美稱故彼此相同耳。

三城見秘史蒙文。

旣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秋濤案史作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唐兀卽西夏。

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爲飲刺橐駝血煮爲食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

秋濤案秘史作古泄說海子。

上聞之以其初先君按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垓二人往招之來。

秋濤案秘史云使勇士速客該去迎速客該卽雪也垓。

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汪可汗會於土兀刺河上

黑林間結爲父子禮。

秋濤案秘史自賑給汪罕後汪可汗爲乃蠻人所困太祖復救之汪罕遂於土兀

刺之黑林行會成吉思結爲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

結爲父子以是親厚也。

是年冬上討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二字秋濤酌增。

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丑追至帖列徒之隘滅之。次年秋上發兵哈刺哈河伐蔑里乞部主脫脫。

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何。

戰於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

秋濤案兀相夷當作兀都夷。後太祖告汪可汗語作兀都夷。是書凡都字多譌作相。

蔑里乞二部收其衆上盡以其獲給汪可汗。其後衆稍集不約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刺川。

秋濤案蔑里乞後非滅里乞兀刺川後不刺川皆譯語偶殊。

二部語誤秘史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汪思歹亦兒兀孫孫合阿台答兒馬刺刺爲三種蔑兒乞兀都亦惕卽此兀都夷脫黑脫阿卽此脫脫然則兀都夷爲一部。

蔑里乞爲一部也。或二部當作三部。

殺脫脫之子。

秋濤案此下翁本原闕一字。

土居思別吉。

秋濤案秘史作脫古思別乞。

虜忽都台。

都原作相。秋濤據後文校改。

察勒渾。

秘史蒙文要著他兩女忽秃回台察阿倫譯文無名。

秋濤案後作察魯渾。

二哈敦及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刺溫二人領部衆而來。所奪不以秋毫與我。脫脫奔

八兒忽真之隘。

隘原本作隊。翁覃谿據本紀改。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後上與汪可汗征盃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作不魯欲罕。

至黑辛八石之野。盡虜其民。盃祿可汗先遣也的脫字。

秋濤案類編引字作不。

魯領百騎爲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

秋濤案類編引鞍作騎。

轉墜捨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入刺二人。遇於拜答刺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汗多燃火於所陣地。使

秋濤案類編作示。

人不疑。潛移衆於哈薛。

秋濤案類編薛作薩。

兀里河上。時札木合。

原脫合字。張石州校增。

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衆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棲息幕上。寧肯去乎。我嘗言之矣。

秋濤案。此段語意未晰。秘史云。札木罕對王帽說。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元史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二書皆與此異。然語較明。

部將曲憐拔都聞之。歎曰。至愛昆弟之間。何爲此言也。

秋濤案。秘史作古鄯把阿秃兒所言。

和都赤刺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卽解陣去。駐撒里川。汪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而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刺乘其不備。虜其部衆。又掠汪可汗所居邊民。

何鞏元聖武親征錄

牛馬輜重而還亦刺合札阿紺字僅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刺合將已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蠻爲不道虜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怨復人民乎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朮那顏木華黎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刺合先與其將

原作將其張石州曰二字疑倒今改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刺河山曲薛吾撒八刺迎敵擒

秋濤案原文此下有之字衍文也擒字當貫下迪吉火力亦禿兒於蓋塔兀二人爲句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二

原作一秋濤校改

人流矢中亦合刺馬跨幾爲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刺合大敗其衆盡掠所斃歸之汪可汗

秋濤案元史本紀云汪罕命亦刺合與卜魯忽解共追之又云帥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馬膀幾爲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卽此事也而所云亦刺合之將曰卜魯忽解與此不同迪吉火力亦禿兒當卽卜魯卜魯禿兒聲近于蓋塔兀當卽忽解亦聲近當時此書盡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用字不同遂致互異耳

此不可強合爲一史當別有所本耳

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

原作用乏秋濤依類編引改

荷太子加意

原作切切秋濤依類編引改

存撫今己亡之國又奪歸之不知將何以報也

原闕不字秋濤依類編補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何輯元聖武親征錄

三十二

時間脫脫復出入當作兒忽真隘。

原作入忽真隘，秋濤校改

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衆取其屍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是時

原作時是，張石州曰疑倒。

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告崖，發兵征泰赤烏部，與長流

原作流，張石州曰紀作部長沈忽等，流字疑誤。

忽阿忽出

秋濤案秘史云泰赤兀部有阿兀出把阿都說，卽此。

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斡難河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思曰哥察兒別吉塔兒忽

台希憐禿

秋濤案秘史泰赤兀部有乞憐勒禿卽此。

忽都答兒至月良秃刺思之野擒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

秋濤案當卽前殺塔海蒼魯之忽敦忽兒章也。彼數字蓋誤。史不載忽敦忽兒章之名。然云塔海蒼魯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證知卽此人也。

走八兒忽真隘。

原作入兒忽其隘。秋濤校改。

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斤散只兀朵魯班塔塔兒。弘吉刺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爲誓。欲襲我軍。及汪可罕於是弘吉刺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罕發兵。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

秋濤案類編引此云。時有哈答吉部。散只兒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刺部。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於阿雷泉。斬馬爲誓。欲襲我軍。弘吉刺部長迭彝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聞之。遂發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諸部衆。於是弘吉刺疑附。按邵氏所引較詳。當是原本。今本疑爲後人刪節。當據以改正。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三十四

冬注可汗分兵由怯

原脫怯字秋濤校補按本紀云有由綠憐爲行則脫誤久矣

綠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衆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緝字以汪可汗反覆不常
遂謀於渾八力

秋濤案史作忽勒巴醒

按敦部述

秘史作阿勒屯阿倭黑

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昆弟當奔於契丹

原闕丹字張石州補

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

可汗令執燕火脫兒及納憐

原作憐納今改

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飢困想誓之語忘乎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奸者札阿紺孛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太后

秋濤案秘史有阿憐太子疑卽此后字恐誤

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卽秘史忽巴合牙地面

秋濤案疑有山字

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刺兀都兒哈太石

原作后張石州校改

阿刺兀卽秘史蒙文之都塔兀也察忽斤當卽彼察阿安塔兒卽蒙文之都塔兀也

遼屬國有察察里殆卽依徹徹兒山以居者乎

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答蘭捏木哥兒之野大敗之時弔吉刺部亦未附上弟哈撒

兒居別所從其麾下哲不哥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秋濤案當卽者客也見秘史。

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弭吉刺遂附札木合與亦乞刺思火

原作大張石州校改。

魯刺思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會於斡河其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

原作津秋濤案元史本紀作律。

局兒可汗秘史蒙文作古兒合釋云古兒普也合皇帝也然則局兒汗者蓋諸部之長如云大皇帝歟。

別兒河岸爲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衆馳馬悉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衆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抄吾兒烈傳作召烈台抄兀兒不云召烈氏疑傳誤。

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哈馬鞭築其肋抄吾兒顧塔海哈目之。

抄吾兒悟下馬伴臥塔海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卽還遇火魯刺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常婦之子。

四字疑有誤

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只有幼子及家人大力台耳因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屬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塔哈徹兒則言之大力台大字誤當作火火

力台卽秘史卷五之豁里歹也此火魯刺氏秘史作豁羅刺思可證

秋濤案哈徹兒疑卽太祖弟哈撒兒也

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裂汝要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蘭八都哈刺蔑力吉台疑作吉軍

圍爲其游兵所執以百

有闕字

得解因贈以緇色全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旣又遇髦車白輶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追抄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上卽兵迎之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野。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亦兒渾。

破之。札木合脫走。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盡誅札木合等。按札木合癸亥年尙在。與汪可汗同來伐蒙古。則傳謬也。

弭吉刺部來降。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云。時有哈喇赤散只兒。朶魯班。塔塔兒。弭吉刺。亦乞列思等。居堅河之濱。忽蘭也兒吉之地。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誅札木合等。惟弭吉刺。入降。太祖賜以合刺罕之名。卽此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記合。傳則無火魯刺。思哈答斤二部。而多哈喇赤部。惟此爲異。堅河卽韃河也。

壬戌

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張石州曰：壬戌乃宋寧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

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頓兵避暑，先誓衆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

秋濤案秘史作忽必來。

折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盃祿可汗會蔑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騎乘高峴望於捏干貴因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

秋濤案當作赤忽兒黑山。

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真河。即秘史之活泐灰溼，魯格泐只名字的水。

速疑作連。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移軍入塞。

秋濤案所謂入塞出塞者當指河蘭塞也。

汪可汗子亦刺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衆聚。吾悉捲之。時阿

原作附秋濤校改。

忽出拔

原作大秋濤校改。

都一部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刺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爲壁。大戰於闕蠻壇之野。

秋濤案畢氏引史作闕奕壇。改爲徒伊壇。殿本作闕奕壇。改爲吹丹。未知孰是。

史戰地作闕亦田。則蠻是奕字誤。闕與闕音本相近。闕亦訛字也。

彼祭風。風忽反爲雪。所迷軍亂。填溝墜壑。塹而還。時札木合同孟祿可汗未中道。札

木合引兵回遇立爲可汗者諸部悉討虜之。

秋濤案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己者大縱掠而去案二文皆難解而紀文尤謬。

冬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惑哥兒之山。阿不禮當作阿不禮。

蒙古呼山爲鄂博與惑哥聲近。按此文闕惑哥山後文遣惑哥山闕對音正詞不能得其文義若鄂博則音字絕殊且亦非蒙古呼山之詞。

後文太宗崩於月惑哥忽闌亦疑與此是一地。

汪可汗居族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

孫秘史札木合知太祖落後的與阿勒壇等商議到者皆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桑昆處云云此別里怯沙陀卽後文別兒客額列山

張石州曰紀作子。

禿撒合亦求上公主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疎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刺合曰吾
按答

原注謂太祖也舊本此注誤入正文張石州考正。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從旁協。

原誤作脇。秋濤校改。

助時亦刺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斡真斤。按彈火察兒。答海忽刺。
後作塔
海刺答兒斤。木忽兒。哈檀札木哈等背我。迨且。

秋濤案二字有誤。

此木忽兒。蓋卽前十三翼中之木兒忽。秘史一作木勒。合勒忽。一作木惕。合勒忽。並在四卷中。札答刺氏與札木合同族。秘史述諸部來歸。其後判者列敍於後。木勒合勒忽在其中。而木兒忽與木合忽對音切近。知必一人矣。

按壇火察兒等往來於太祖。札木合汪罕之間。倏忽彼此。搆成衅隙。真反側子也。詳秘史。札木合寄語二人與太祖。與汪罕戰後寄語二人。詞意相同。而汪罕始終無不利於太祖之心。亦刺合異心。亦由諸人倡導。此書敍此情事。較更詳於秘史。本紀據此爲本。而盡刪此類情節。幾於買櫝而還珠已。

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爲校。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刺合信之。車帳相問爲兵。共謀遣塞罕脫脫干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本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爲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爲之。毋遺我憂。旣而異志。悉燒我牧也。

癸亥春。

秋濤案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

汪可汗爲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擒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蔑里哥。

秋濤案秘史作蒙力克。

帳中。越明日有蔑力池亦可謀。

秋濤案此句恐有誤。秘史所載蒙力克爲太祖謀也。

何斟元武聖親征錄

此句不誤。但亦可上脫額字耳。額赤可。秘史蒙文作額赤格。解曰父也。據後文九十五功臣蒙力克爲之首。而秘史蒙文通前後皆稱爲蒙力克額赤格。雖太祖與言亦然。然則蒙力克額赤格者。如齊桓之仲父矣。

按池字卽當作也。也亦可卽額赤格。

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群羸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旣遣使。上卽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

秋濤案秘史作也客扯薩。

聞圖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賞我何哉。其子亦刺罕止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爲實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力失。

秋濤案秘史作乞失里黑。

月供馬種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

秋濤案元史本華黎傳作拔合秘史作巴互。

曰：適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

上云也可察合蘭，此云察合蘭，該省文。

次子納憐

秋濤案秘史作納隣客延。

坐帳外，方礮鏃，聞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同

原作因。秋濤案秘史云：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夜到帖木真帳房後都說了，則此宜爲同字。

赴上言之，遂入己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拆臥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真河，上急遣折里麥秋濤案本紀同。本傳作朮魯台，秘史作主兒扯歹，實一人也。秘史者，勒麥爲後哨。

此戰主兒扯特爲軍鋒之冠，秘史敘述甚明，而元史歸之畏答兒，此又以先鋒爲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折里麥折里麥卽秘史之者勒蔑速不台之兄亦太祖開國元勳也傳聞異詞蓋難強合。

爲前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注可汗亦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而來。

俟考

旣曰二山不得言河秘史作忽刺安不刺安合惕地面則河字蓋阿字誤也。

近侍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注可汗軍至亟來告上時移軍合蘭只之野。

秋濤案秘史作答蘭捏木脫格思地面按合蘭只卽秘史之合刺合物只何說誤。

未及爲備日銜山卽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

秋濤案秘史作只兒斤。

部衆次敗董哀

秋濤案紀作董哀部秘史作董齡亦惕。

衆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衆。

張石州曰紀作火力失烈門部無大石二字。秋濤案秘史作幟幟失列門太子。大石二字。卽太子譯音之異。以此知前後所云太后卽大石譌也。

衆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刺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斂兵而退上亦將兵至幹兒弩兀遣惑哥山岡軍凡四千六百騎。秘史七忽亦帶答兒卒葬之於合兒合水的幹兒山嶺

訥兀也幹字誤

秋濤案秘史作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騎。

沿哈勒合河

秋濤案秘史作哈勒合河。

順進分爲兩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秋濤案秘史作兀魯兀惕。

忙兒兒當作兀

何鞏元聖武親征錄

何輯元聖武親征錄

秋濤案秘史作忙忽惕。

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秋濤案秘史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起了其兵數方位皆與此異。

胡朮明云地理家凡言南可以該西言北可以該東。

上以弭吉刺部先為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

秋濤案秘史作帖兒格。秘史蒙文十一部其立札木合者翁吉刺敦種迭兒格也。額蔑阿勒等為頭迭兒格克即帖木哥額蔑也。即阿

也。

秘史蒙文云捕魚兒海子有帖兒格阿蔑勒等翁吉刺阿蔑勒即阿蠻。

汝若來順則女子而容。

四字未詳。史蒙文有外甥容貌女子顏

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董哥澤。

秋濤案秘史作統格黎小河。

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

秋濤案秘史作阿兒孩合撒兒雪格孩者溫二人。

致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間。草盛馬肥。與汪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律可汗。

秋濤案前作菊兒可汗。

嘗謂汝我兄忽兒札忽思盃祿可汗之位。

秋濤案前作忽兒札胡思盃祿可汗。

不我與自辱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刺溫之隘。汝窮迫無計。僅以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恥。而泰赤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助兵。幾許不可知。其時道經哈刺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又躋秃烈壇秃零古蓋速壇零古闕羣隘。曲笑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四十九

兒澤跋涉重險，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

疑有誤。

吾難秘史蒙文作忽難，八哈只作巴合只。

菊律可汗時聞之，避我於塔刺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

張石州曰：此段較本紀語加詳，然多譌字。

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歸於汝，由是結爲按答，我遂尊汝爲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人也。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漢塞之間，我發聲譟之，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爲三部蔑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也。

以下原作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別我弟大丑，乞魯爲弟，是我有造於汝二也。秋濤案原本舛誤不可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

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及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按本紀取親征記。加以潤色。而所敘次究與情事不合。所當闕疑。秘史亦不載此語。

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旣出雲中。顯日底。來歸於我。使汝

原作日誤。

饑不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戰於哈丁黑山之西。木奴又力之野。多獲孳畜輜重。悉以與汝。饑不過日。

此字原闕。秋濤校增。

午羸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曩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刺川。遣使覘俟部長脫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刺溫合部叛歸。汝又爲曲薛兀撒八刺追襲於汝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何輯元聖武親征錄

秋濤案滅里乞前作蔑里乞不刺川前作兀刺川忽都台前作忽相台察魯渾前
作察勒渾曲薛兀前作曲薛吾火都前作和都

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馬君忽刺河班答兀卓兒完忽奴之山相見時秘史作勺兒合

山的忽刺阿訥於時不已言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

始可開離如今以蛇傷而問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汗我時又如青雞海

鶻自赤兒黑山飛

原作揮秋濤校改

越於盃而之澤擲班脚鷓以歸若此謂誰哈答斤散只兀弭吉刺諸

原作譜張石州曰疑諸之誤

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

原作立秋濤校改

而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

原作可，秋濤校改。

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衆煬爨而息安榻而臥。使我癡子癡婦得寤寐乎。我猶汝子。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

張石州曰。他下疑脫一字。

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使牛汗

或曰。徒使字疑誤。秋濤案此不誤。蓋以駕車牛爲譬也。熙以爲與下徒使跳躍意同。

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論。汪可汗也。時上族人火察兒按彈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嘗謂上輩八兒合拔都。

秋濤案本紀作八刺哈。

秘史一。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爲主兒乞。秘史四。又稱主兒乞種人莎兒合禿主兒乙。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來歸。撒察即薛扯。泰

出卽台出。涉兒合禿蓋卽忽禿。黑禿而對音不合。不得卒通此。八兒合拔都卽史表窠不斤八刺哈哈。秘史之斡兒勒巴兒合。黑也。

二人辭徹大丑。

秋濤案此句上當有辭徹別吉四字。以上言二子也。

詎可使斡難河之地無主。累讓爲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捏辟太石之子。秋濤案捏辟太石之子卽捏坤太子。已見前。本紀云。乃以汝火察兒爲伯父。聶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辭。據此則火察兒乃太祖從父兄也。

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爲忽都刺可汗之子。以而父嘗謂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曾讓汝等。不我聽。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原作止。張石州曰。當是生字。

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等爲君。吾當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敗。我將遮獸追。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

祖實與母令他人居之

秋濤案三河之源蓋按彈火察兒所居之地元史列傳云愛不花中統初總兵討阿里不哥馭闢不花於按檀火爾歡之地當卽按彈火察兒舊壤以人名名其地與鎮城同例

又謂脫憐

秋濤按此別一脫憐非汪罕也秘史作脫斡

吾弟我以汝是高

原譌作馬今改

祖家奴曾祖闍僕故尊汝爲弟也汝祖塔塔

秋濤案秘史作斡黑答

乃吾祖察刺合令忽

秋濤案秘史作察刺孩領忽

何斡元聖武親征錄

統必乃

秋濤案秘史作屯必乃。

二君所虜塔塔生雪也哥。

秋濤案秘史作速別該。

雪也哥主闊闊出黑兒思安。

秋濤案秘史作闊闊出乞覓撒安。

思安生折談晃脫合兒。

秋濤案秘史作也該晃脫恰覓。

合兒生汝。汝世爲奴虜。誰之國士。汝可取之。縱得我國。按彈火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飲王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爲察兀勿魯。

原注太祖自稱也。前有注

之族而累汝卽王。

原作正誤。秋濤校改。

可汗交人易。

原作馬誤。秋濤校改。

厭於我尙爾。況汝輩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爲我父注。可汗曰。可遣按敦阿

速運八力。

秋濤案前作按敦阿速渾八力。

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曰者。

原誤作暑字。秋濤校改。

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龍持來。鮮晁按塔

原注卽王子亦刺合也。秋濤按鮮晁按答卽下文鮮晁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

何辮元聖武親征錄

事注可汗故與子爲按答。下王子鮮昆云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答。可證太祖與之結爲按塔故卽以按塔稱之。塔答字異音同。惟晁與昆字形相似。而音聲迥殊。必有一誤。考前文注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云則作昆是也。汝亦遣必力哥。

秋濤案必力哥卽下別力哥蓋亦刺合之屬人。

秘史桑昆今必勒格別乞脫朵延將旗纛豎起準備廝殺必勒格別乞卽必力哥別吉脫朵延卽脫端也。阿赤失崙秘史作阿赤黑失蘭阿刺不花帶恐卽史不忽木傳中之海蘭伯也。

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答暨阿赤失蘭阿刺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與納兒脫憐呼陳輜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刺漢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也。注可汗聞上前語曰惟我子裁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按答特以玩物視我耳何嘗稱君爲父特以

老奴視我耳。又何嘗遣辨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別力哥。

即前必力哥。

別吉脫端曰。備而釜。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虜。別吉刺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泥河。飲水誓衆。

秋濤案元史札八兒傳。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衆軍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泥河。餼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兒之殪。遂刈草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據史所記。與此書情事稍異。

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

秋濤案前與泰赤烏部戰時。有亦乞刺部人捏辟之子孛徒。遣人告變。卽此孛徒。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也。此書及元史皆或作亦乞刺部，或作亦乞刺思部，或作亦乞列部。史有孛秃傳，即其人也。云亦乞列思氏，續宏簡錄作亦乞烈氏，其實並同。惟史太祖本紀於泰赤烏之第云：帝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俟，不言何人告變。孛秃傳則云：札赤刺歹、札朮哈脫也等，以兵三萬入寇。孛秃聞之，遣波欒歹磨里秃來告，是即泰赤烏來戰之事，而紀載不相應。若判然二事者，宋景濂王子充諸公修史之疏略，概可知矣。非細為酌攷，不能得其顛末也。

為火魯刺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只敦山妻子為汪可汗所虜，止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為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真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感忽廬之地，時上麾下答力台幹真按彈折溫火察

兒別吉札木合秘史有速客該者溫者
溫與折溫同當亦稱號

秋濤案別吉即下文別吉忽相也。相當作都忽相，即拔都火察兒別吉為一人，忽
都花別吉為一人，稱別

吉如爵那顏，秘史所謂達達，以今謂之巴圖魯者，北方將士之美號，故蒙古多以
別乞官為尊者也。何說甚謬。

此爲號。札木合卽下文花札木合也。此說甚謬花字疑衍。或云加花字。已別於按答之

札木合。此諸部皆太祖舊部。在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遣人諭之。而諸部遂共

謀汪可汗。以應太祖。

宗室世系表脫忽大王卽此脫虎。

此合蘭真沙陀秘史作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合刺合勒。只卽合蘭真。三史語解

云。額列蘇沙也。然則秘史之額列惕卽此之沙陀矣。

八憐梭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刺海等。又忽都答部衆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

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覺其事。迎討之。

原作討迎誤。張石州校改。史伯顏傳蒙古八鄰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爲八鄰部左千戶。述律哥圖卽此八鄰梭哥台也。

忽都答部當卽泰赤烏之忽都塔兒。前被擒於太祖者也。

是時答力台幹真八隣

前作憐。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六十二

撒合夷嫩真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析溫火察兒別吉忽相

當作都說見前

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泰陽可汗上遣使哈柳答兒

秋濤案秘史作給里兀答脫

抄兒塞

秋濤案秘史作察兀脫呼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爲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遙遙忽遠樵涉徑

秋濤案句有誤字

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強有

諸

秋濤案下疑有脫文

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

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商量著。差哈里兀答說。察兀說。二人做恰撒說。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其語較明晰。

注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

秋濤案秘史作亦禿兒堅。

我使

原脫使字。秋濤校增。

煮潦器盛血與之盟。哈柳答兒抄兒塞。二使將亦禿兒干來。

秋濤案秘史云。亦禿兒堅望見下營甚多。便回去了。察忽說。自後箭射。將亦禿兒堅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是二使執亦禿兒干來。非僭來也。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六十四

上不與語卽送於哈兒抄兒所。

秋濤案秘史云送於哈撒兒教殺了。與此不同。當從秘史。

上因以二

原作三。秋濤改。

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

張石州曰紀作折折運都山。秋濤案秘史作者折額兒溫都兒山。

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衆。汪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願

原作賴。秋濤案當作願。

其左右謂其子亦剌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輩

原脫輩字。秋濤校補。

緩頰。竟

原作兒。秋濤校改。

絕矣至捏辟烏柳河。

秋濤案秘史作捏水。是此辟字亦當作坤。

爲乃蠻部主太陽。

秋濤案秘史作塔陽。

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

秋濤案甲子年作火力速八赤。

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亦卽納城。

秋濤案亦卽納。當卽亦集乃路。

至波黎吐蕃部卽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衆逐之。散走西域。

原作城誤。

波黎蓋今布隆吉爾地。

白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爲黑鄰赤哈刺者殺之。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秋濤案元史云至龜茲國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

白先當作曲先。

上即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

秋濤案當即甲子年之帖木該川。

秘史作帖茂延客額兒。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

秘

史蒙文乃蠻所遣之使名阿兒必塔失汪古遣於太祖之使名月忽難秘史譯文不出月忽難名此則誤以汪古使名爲乃蠻使名也。

原作狐張石州校改。

龍庭蓋即秘史之阿卜只阿闊帖梧兒即史曲雕阿闌也。

部主阿刺忽思的乞火力

原注今憂不花騎馬丞相白速速是也張石州曰紀作白達達部阿刺忽思則注

中速速字誤也秋濤案此事見元史阿刺兀思剌吉忽里傳云阿刺兀思剌吉

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

主曰太陽可汗遣使來約阿刺兀思惕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告太祖卽此事也汪古卽此王孤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卽此阿刺忽思的乞火力皆譯語偶異案紀傳例當相應今傳作汪古都人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紀則作白達達部主阿刺忽里部落與人名全殊讀者安知其爲一事乎僅賴此書尙存是以證之而注中白達達字復譌爲白速速惟邵遠平元史類編太祖女阿刺海別吉公主傳云適字要合汪古部人父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本白達達部主乃蠻太陽可汗遣使約白達達部欲同據朔方阿刺兀思不可使一一分析與本紀相合蓋宋景濂於元開國事不能詳核邵戒山則考於此篇而正之邵所據本白達達字固未誤也又按蒙古他部無一部而二名者此王孤乃部落名白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卽白韃韃也阿刺兀思子字要合字要合子君不花尙定宗女葉里迷失公主愛不花尙世祖季女月烈公主此注愛不花駙馬愛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不言其歷官此云丞相亦補史闕

月兒斤又名主兒乞。此一部而二名也。

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孤矢，阿刺忽思即遣使，余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

好者由此也。

宋兒必塔失，即脫兒必塔失也。又誤以乃蠻使名爲汪古使名，並當依秘史正。

白達達所遣使，秘史蒙語，其人名月忽難。

甲子。

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張石州曰：當作宋嘉泰四年。

春大會於帖木垓川。

秋濤案當即癸亥年之帖麥該川。

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幹赤斤那顏曰：母慮馬瘦，我騎尚壯，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

弧矢若果爲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恣爲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衆稱善。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

原作或檀，張石州據翁本改。

三史語解，沁達罕，舊作建忒垓，天馬也。按卽遼史太祖本紀之壓得斯山，今譯改音爾者。

山先遣壓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寨，塞當作寒河，太陽可汗同蔑里乞部長脫脫。

秋，游案秘史作脫黑脫阿。又按元史巴而述阿而忒的斤傳，誤以脫脫爲太陽可汗之子。

哈只兒兀孫河卽秘史之合池兒水也。蒙語謂水爲兀孫，今書作烏蘇者，是旣稱兀孫，又稱河，於文重複，與後辛目連河同。

克烈部長札阿紺字阿隣太石。

秋濤案札阿紺字卽克烈部汪可汗之弟。前奔乃蠻者蓋汪可汗亡後部衆歸之。故稱克烈部長也。阿隣太石疑卽前與札阿紺字同奔乃蠻之脫憐太后。彼文阿譌爲脫石訛爲后也。

猥刺部長忽都花別吉。

秋濤案忽都花別吉已見前孟祿可汗來犯我軍條中。又見後戊辰年云。幹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幹當作幹。幹亦刺部卽猥刺部。音同譯字偶異也。

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敝鞍。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輒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速八赤。

前作火里速八赤。

曰昔君父亦年可汗

秋濤案前作亦難亦可汗秘史作亦難察必勒格乃太陽可汗之父也。

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也。果懼之何不令翦兒八速來。

原注太陽可汗妻也。秋濤案秘史作古兒別速乃太陽之母非妻也。

太陽可汗因率衆來敵上以弟合撒兒主軍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駁革去皮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衆潰夜走絕險墜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於是朶魯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刺納矮胡之地兀花思蔑兒乞部長帶兀兒孫

秋濤案秘史作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答亦朶兀孫據此應作帶兒兀孫此三種

之。即秘史卷三之兀注思歹亦兒兀孫也。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七十二

獻女忽蘭

秋濤案秘史作惚蘭

哈敦

原作吟敦。秋濤校改。

於上率衆來降。爲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室。壩之。

秋濤案此句未詳。疑有脫文。據秘史獻女之答亦說兀孫。未嘗復叛。叛者乃蔑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

其人頗不安。復同叛。

此下原有召字。字書所無。疑闕誤。當是略字。

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兵圍蔑兒乞於泰安寨。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泰安寨。

盡降蒙古丹。脫里孛斤。蔑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

下闕一字。

奔盃

原作盈，秋濤校改。

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云，已而復征蔑而乞部，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卽盃祿可汗也。

帶兒兀孫既叛，率餘衆至薛良葛河。

秘史有薛涼格河，卽此。秋濤案當卽今之色楞格河。洽刺溫陞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乃顏及赤老溫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弟闕拜。

秋濤案秘史作沈，又作沈伯。

何訃元聖武親征錄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七十四

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

秋濤案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橐駝以還。

丙寅。

秋濤案是年爲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增注之。以便稽考。時宋甯宗

開禧二年。本紀云是歲實金之泰和六年也。

大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旒之白旗。其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盃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莎合水上。擒之。

張石州曰。紀作帝既卽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於兀魯塔山。擒之。蓋卜魯欲罕卽盃祿可汗。而水上擒之一語。又此書之加詳也。

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

秋濤案後俱作屈出律。本紀作屈出律罕。

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河。

秋濤案秘史作額兒的石河。

丁卯。

二年。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

夏。頓兵避暑。

頓下三字。秋濤校補。

秋。再征西夏。冬。克幹羅孩城。先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阿忒里刺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名鷹也。

秋濤案本紀云。是歲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吉思部長也。二說互異。未詳孰是。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本紀野牒亦納里卽秘史乞兒吉思種之官人也。迪亦納勒也。此之亦難蓋卽其人。阿忒里刺疑當作阿里忒刺卽阿里替也。兒皆人名非部名。戊辰。

三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班師至自西夏夏。

原闕此字秋濤補。

遷暑於龍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幹

秋濤案當作幹。

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兒而可汗。

秋濤案元史作菊兒此所謂契丹卽西遼也亦稱西契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今按注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以西遼自有菊兒汗非乃蠻

也俟攷。

遼史天祚本紀大石卽位稱葛兒汗。葛兒卽菊兒亦作古兒局兒。其子孫蓋此稱之。史布魯海牙傳又稱居里可汗。

己巳。

四年。宋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

秋。濤案亦都護乃國主之稱。非人名也。其人名則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元史有傳。所載事迹不及此書之詳。

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

秋。濤案此西遼所置官。

欲求議和。上先遣按力也奴奴答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禮甚厚。卽遣其官別吉思阿鄰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將遣使來通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誠意躬自效順。豈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衆爲僕。爲子。竭犬馬之勞也。當是時。蔑里乞脫脫中流矢死。脫脫之子四人。以

原缺此七字。秋濤據元史補。

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

也兒的石。疑卽額爾齊斯河也。後元太祖庚辰年。住夏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非此也。蓋同名異地耳。又按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謂之額濟勒河。土爾扈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卽此也兒的石河矣。其地苦寒。是以元代多往往夏。

將

原作特。秋濤據元史改。

奔畏吾兒國。脫脫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亦都護殺之。四人至。與畏吾兒大戰於赫河。

秋濤案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禮河一作蟾河。又案元本此下衍殺字。今刪。
亦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字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人來吉蔑力乞事。上曰。
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即前按女答兒班。即前奴
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爲貢。

庚午。

五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

夏。上避暑龍庭。

張石州據翁本改避爲遣。秋濤案仍當作避。

秋。復征西夏。入李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爲好。

秋濤案本紀載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
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後
敗夏師。獲其將惠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外潰。遂徹圍。還遣太傅

何翀元聖武親征錄

詔答人中興招輸夏主夏主納女請和凡此諸事皆載於己巳年而此書載於庚午年未詳孰是又本紀載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邁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會金主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命問新君爲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按以上本紀於庚午年詳紀太祖與金人開釁之事而親征記及秘史皆不載殊不可解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歷表略云歲在庚午天啓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是太祖之有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未載亦踈漏也

辛未。

六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

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蘭可汗來歸因忽必

秋濤案必下脫來字。

那顏見上。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命忽必來征哈說魯兀惕種其主阿說思蘭即投降了來拜
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即此事也哈說魯兀惕即哈刺魯阿說思蘭本紀作阿昔
蘭罕即此阿昔蘭可汗忽必來亦太祖所任驍將。

亦都護兒。

秋濤案即前亦都護也以太祖命爲第五子故稱爲亦都護兒猶石晉之稱兒皇
帝矣。

亦來朝奏曰陛下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口褒之餘縷摘金帶之星裝
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尙公主仍序第五。

秋濤案此語未晰考秘史云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黑等來成吉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清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我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備來女子也與備第五子也教備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緞疋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所載較詳故備錄以資攷證。

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

原作二十秋濤校改。

出哨西邊戎。

秋濤案此即後所云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也在丁丑年。

秋上始誓衆南征。

秋濤案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誓衆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征記異湛然居士集亦云辛未之春天兵南渡當以紀爲正。

克大水濼以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台太

宗也。三太子窩台原文無闕字。不知他文本有此稱。抑係遺之。破雲內東勝武宣甯豐靖等州。金人懼。棄西京。

秋濤案金之西京卽今大同府。

又遣哲別率衆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衆墮城卽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

原作忽。今校改。

攻大掠之以歸。

熙案下有脫文。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爲奴等。

秋濤案爲奴二字疑誤。

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爲後繼。契丹軍師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

何。鞏元聖武親征錄

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上聞金馬至。進拒獵兒哨嘴。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

秋濤案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又生時不當稱諡。此元代史臣之辭。猶左傳石碣言陳桓公有寵於王也。

共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然。卽詬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壬申。

七年。宋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秋濤案本紀以帝破昌桓撫等州。及金將紇石烈九斤率衆三十萬戰敗獵兒嘴。二事皆繫於是年。而親征記則繫於辛未。

未知孰是。

破宣德府至德興府。

秋濤案金宣德府今直隸宣化府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安州是。

失利引却四太子也。

可那顏也。可即也。苦哈爾兒子。

赤渠駙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

後金人復收之。

赤渠史太祖本紀作赤駒公主表作赤窟。

癸酉。

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貞祐元年。

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金。

此字原闕今補。

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

原作帥秋濤校改。

何鬲元聖武親征錄

悉力爲備。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將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別衆西行。由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紫荊口出。金主聞之。遣大將與敦

張石州曰。本紀作屯。

將兵拒險。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衆度關矣。乃命哲別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旣而又遣諸部數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

原作固。秋濤校改。

朮赤台之子名怯台。而秘史九十五功臣名。又有客台客帖二人。並與怯台聲近。不知此怯台當爲誰也。哈台蓋卽九十五功臣中之合歹駙馬。

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即日拔之。乃分軍爲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

原作洛。秋濤校改。

磁相輝衛懷孟等州。

原衍棄其二字。今刪。

定威州境。

秋濤案威州今井陘縣。

抵黃河。

秋濤校補河字。

大掠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尤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代武等州而還計本紀有而此書闕者爲遂州安肅州安州澤州潞州遼州沁州吉州隰州汾州石州嵐州忻州代州武州及太原平陽二府其定州卽中山府也。

哈撒兒及幹律那顏拙赤解

張石州曰翁本作拙赤得赤解。

薄剌爲左軍沿東海破洙

秋濤案金無洙州疑灤字之譌。

沂等城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皇帝哈撒兒及幹陳那顏拙赤解薄剌爲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據本紀是左軍東抵平灤而未嘗南涉淄沂也沂州本紀列於中道軍所取之內未詳孰是。

上與四太子馭諸部軍由中道遂破灤

漢
秋濤案當作深蓋上灤字既譌作洙後人因妄改此字爲灤也。

秋濤案河北山東無漢州字當作莫蓋莫譌漢而漢又譌漢也。

河間

秋濤案此下舊有開字非其次今移於下。

清

今青縣。

滄景獻

今獻縣

濟南濱棣益都

原作益相秋濤校改。

開等城。

何鬪元聖武親征錄

秋濤案本紀云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開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計本紀有而此書缺者爲雄州霸州祁州蠡州恩州濮州滑州博州濟州泰安州淄州濰州登州萊州沂州凡十六州其安州與右軍所取復出未詳其說又本紀云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鄆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清州未陷而此書中書破青滄與史文不合

棄東平大名不攻

秋濤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元兵所至望風披靡昔安祿山舉兵而河北二十四郡皆破亦此類也東平大名二郡金人有鎮帥守之蓋其人尙能守禦故避而不攻

餘皆望風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都亦來合合疑作會

甲戌

九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

上駐營於中都北壬甸。

秋濤案本紀云。駐蹕中都北郊。

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

原作都。秋濤校改。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主

原作吉秋濤校改。

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

張石州曰。紀作五月。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金主南遷

原作還。秋濤校改。

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輔。

秋濤案史作參政抹撚盡忠。

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衆驚。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推斫。

原作聽。秋濤據本紀改。翁本作砍。

答比涉兒札刺兒爲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盧溝。使勿得渡。砍答遣裨將塔塔兒率輕騎千人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收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砍答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命爲元

原作瓦。秋濤校改。

帥令居廣寧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爲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衆來降。仍遣子鉄哥入質。旣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

秋濤案紀作七月。

金太子

原脫此字。秋濤補。

留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衆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木合拔都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答等併力圍中都。

秋濤案原本此下尙有三百餘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簡在此。今校正。

紀作三摸合。

乙亥。

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案自乙亥以下。錯衍甚多。今細爲考核移訂。

注於下方。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何勣元聖武親征錄

九十四

金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

原作道州張石州據本紀改。

木華黎攻北京。

秋濤案金北京大定府今承德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尙爲金守可見金人自熱河以東至遼陽尙有地數千里乃甲戌年遽以一敗之故南遷於汴金之失計甚矣。

金元帥寅花磨等

花即答字之誤

秋濤案紀作烏古論寅答虎。

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

以上乙亥年本文。

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

原作季英金史歸潛志季英作李英。

運糧分道還救中都。

原作東都秋濤校改。

齋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衆。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

原作季秋濤校改。

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上自駐桓州。

原作桓丹秋濤據本紀改。

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

哈答國和等奉金帑爲拜見之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寶光赤。解曰。赤。秘史。蒙語作保兀兒。

或兒字之訛。

秋濤案雍古兒下疑脫阿兒海三字。

忽都忽那顏秘史作失吉忽都忽訶額崙太后養子也。

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答及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原缺此字。今補。

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未陷城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私惠乎。上正嘉之。

私惠原作和意。嘉原作佳。均秋濤校改。

以爲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

秋濤案。自金主以檢點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圍中都之下。今按中都之陷大事也。金史元史皆作乙亥年事。此錄則兩載於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入乙亥年云。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按上文載左相秦忠爲輔。及太子命秦忠守中都。皆作秦忠。與此條合。而紀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原文。錯簡入甲戌年後。人因其與史不合。復於乙亥年內臆增三語。故致一事而複見兩年耳。今定此條入乙亥年。

其復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衆來降。

原作也斤。秋濤案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復蓋已經錯簡之後，二人轉據史書增之，是以多致復出。然此語乃起下之詞，或原所有，未可知也。

帷帳復張，鑊柄衆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不下。

秋濤案此十八字未詳，疑有譌脫。

熙以爲惟當作帷，謂七斤降後，復張帷帳爲元抬師也。鑊柄下有脫字。

帷當作惟。張復卽高陽公張甫衆哥卽河間公移刺重嘉努亦作重格。舊作衆家奴。兩人皆在九公之列。其守信安事，具金史。張鑊柄疑卽張進。後金人封爲滄海公。與甫同守信安者獨也。思無攷耳。張鑊柄之稱，正如郭蝦蟆、葛鐵槍。當時軍中有此習。

上駐軍魚兒濼命

何勣元聖武親征錄

何懌元聖武親征錄

九十八

原作合秋濤校改。

三合拔都。

秋濤案史作三哥拔都。

帥蒙古軍萬騎由夏西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川適河冰

原作兵張石州校改。

合遂渡而北。

秋濤案自時金通州元帥以下舊本在辛巳年見孫榮山而還之下今考定爲乙亥年事移於此又案元人於乙亥丙子兩年俱遣將由西夏入關中攻潼關乙亥則攻潼關不下由嵩山小路趨汴京卽此年事金宣宗紀元太祖紀俱不載而見於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咸載之此書復無丙子年事蓋互有詳略惟乙亥年事元人尙未得潼關而此云出潼關蓋由嵩山小路繞潼關之外故云然也。

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遣大進道

張石州曰本紀作賜進道。

繆案大進道爲史進道之誤進道秉直之弟天倪之從父從木華黎攻廣甯府均見進道神道碑。

等攻廣甯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秋濤案以上乙亥年原文。

金元帥那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

秋濤案北京字恐有誤。

此條重出正與七斤以通州降同那答忽卽寅答虎斜烈卽完顏昔烈今譯改錫琳者也那答忽原文蓋作邪答忽邪寅音近此書邪那二字往往互訛。

上遣脫欒闊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

秋濤案張鯨總十提控從奪忽蘭撒里必南伐所謂漢軍指此奪忽蘭撒里必卽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脫脫孛屠兒必也。所謂契丹。則若耶律留哥之屬。

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秋濤案自金元帥那答忽至復取之。舊本誤入辛巳年下。據諸史年月考正。

丙子。

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

錦州帥張鯨以錦廣甯等郡來降。平之。

秋濤案張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載本華黎。此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

十二年。宋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

上遣大將速不台拔

原作援。秋濤校改

都以鐵裏車輪征蔑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三千騎合。

秋濤案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事見辛未年彼三千字譌作二十今正之。

至崩河遇其長大戰盡滅蔑兒乞還。

秋濤案速不台傳載征蔑兒乞事在丙子年及己卯冬盡降其衆此書蓋終言之是歲吐麻部主

秋濤案紀云是歲禿滿部叛蓋禿滿卽吐麻也此吐麻部主下語有譌脫原文此下卽接征西域事按太祖之征西域始於己卯至乙酉春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此年不得有西征事又此條旣言是歲則當繫於歲末不當以有時月之事反繫於後其爲錯簡甚明今考本紀取此下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等事移於癸未年其癸未年所載都刺莎合兒旣附而叛云云則又此年之文誤入於彼者今俱考正又按秘史云命李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惕種禿馬卽吐麻也其官人歹都

秃勒卽秃刺也。此謂之都刺莎合兒者。北方語或繁或略。譯語偶異也。

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

都刺莎合兒卽秘史豁里秃馬官人歹部。忽勒莎豁也。蒙文如此譯文止作歹部秃勒。

秋濤案都刺莎合兒當是吐麻部主之名說詳上。

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那顏卒於彼。

秋濤案自都刺至此舊本誤入癸未年循河而南之下。今考正。又案博羅渾那顏

卽卷首所稱良將四人之一。與都魯伯爲二人。元史博羅渾作博爾忽。傳云博爾

忽許兀慎氏事太祖爲第一千戶。歿於敵。史文記其事如此。略之甚也。畢秋帆謂

博羅渾官正千戶。無他戰功。蓋僅據元史。而不知考於他書者。今考征伐滿部。元

史作命鉢魯完朵魯伯討平之。鉢魯卽完博羅渾。因譯語稍異。宋王諸公不能辨。

遂與博爾忽誤分爲二。朵爾伯卽都爾伯也。諸書或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二人

爲一人是誤而又誤矣。考得此條。數書皆可是正。爲之怵快者累日。

戊寅。

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

封木華黎爲國王。總率王孤

原作狐。秋濤校改。

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

秋濤案史作兀魯兀。

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弘赤刺部安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刺部孛徒駙馬
二千騎。

秋濤案孛徒卽孛禿。史有傳。說見前。

木哥卽元史忙哥。畏答兒子。增傳尾。太宗本紀作蒙古塞札。次國王查刺溫茶合
帶銀真之下。按陳那顏兄弟之上。

札刺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

秋濤案烏原作烏。今改。烏葉兒卽吾也兒。元史有傳。

何鬲元聖武親征錄

秃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刺兒所將契丹兵原伐金國。

秋濤案封木華黎爲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月此繫於戊寅或因戊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於此歟姑因之以備考又案本傳稱弣吉刺亦乞刺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考此錄載弣吉刺等止七軍則本傳十乃七之誤

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部不從亦叛去遂先命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爲前鋒

秋濤案秘史兔兒年成吉思合拙合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恰引路不恰卽不花也惟秘史稱兔兒年與此戊寅年不合

命上原有大字繆滅去按大字當在命字之下

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

秋濤案原本此下有之困二字蓋誤衍今刪

亦馬兒河。今阿穆哈河也。發源阿爾泰山北烏梁海境內。與阿努河東西兩源並出。合流之後。互受兩名。至俄羅斯伊聶謝斯科西南。會昂噶拉河。下流爲伊尼謝河也。

克兒爲思。憾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而干諸部。

秋濤案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卽朮赤也。史不言其戰功。得此可補其闕。克兒爲思。當卽乞兒吉思。憾哈思帖良。當卽憾合納部。二部皆在謙河之南。撼合納地。卽謙河所從出之源也。兀克失。當卽烏斯地。在謙河北。撼合納之西。自和林者行三千里。爲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謙州益蘭州。謙州卽以謙河爲名也。此二部地皆在今俄羅斯國東境。與北冰海爲近。

火因亦兒干。卽秘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蒙語林曰槐因。百姓曰亦兒干。亦曰亦兒格。見秘史蒙文。

熙案下脫己卯年事。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庚辰。

十五年。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四年。

上至也兒的河住夏。

元史本紀。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秘史作額兒的石河。秋。濤案是時。耶律文正公。楚材從征。湛然居士集有庚辰西域清明詩。又有進庚午元曆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思干城。是歲五月望。以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歲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考邱長春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過大河。至那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皆來迎。因駐車馬。俟來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嘗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衆大率多回紇人。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之新宮據焉。又見孔雀大象皆東

南數千里印度國物程廷尉同文曰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
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卽邪米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窳度譯曰尋窳肥也
虔城也今謂之賽瑪兒罕自北廷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
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晉卿駐焉

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斡

秋濤案本紀作斡

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秋濤案元史布智兒傳從征回回斡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
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
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斡羅思蓋卽斡脫羅兒也

辛巳

十六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上與四太子追攻卜哈兒薛迷思干。

秋濤迷原作述今據元史本紀改。

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真

秋濤案真字據本紀補。

等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域速望壇。

原注西域可汗之林也。後壬午年作速里壇。

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爲前鋒。

秋濤案以上皆辛巳年原文。

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

原作王誤。今據本紀改。

龍傑赤。

秋濤案卽今回疆玉隴哈什地也。

不珍也哈答。

秋濤案疑亦城名。此下尚有因其見孫榮山而還八字。疑他處錯簡。今刪。以上辛巳年原文。

之城。

秋濤案當與上攻玉龍傑赤之文合爲一句。

以軍

原作君。秋濤校改。

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旣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秋濤案秘史云。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百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朮格赤下營。命拖雷住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朮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卽此事也。斡歌歹稱三太子。卽太宗也。太祖此時已定以太宗爲嗣。故令大太子二太子皆聽其節制。此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錄語意未晰，賴秘史之較詳耳。又按程春廬廷尉以爲阿梅河卽阿母河，故不知兀朮格亦在。今按和闐之水亦名阿里木河，當卽此阿梅河。蓋西域地亦互相割據，疑此時和闐尙屬算端，故特遣拙赤等攻之耳。若他處之阿里河、阿木河、阿母河、暗木河，則是漢書所云爲水，與此阿梅河不同。程氏未詳考也。

據內府圖，今阿母河東北鹽海之旁，有烏爾根齊城，與玉籠傑赤對音至近。疑玉籠傑赤卽是烏爾根齊。若和闐之玉籠哈什，僻在東南，與此時太祖軍鋒不相及。又可失哈兒以東並西遼故地，當時不煩兵力而降，具曷思麥黑傳中，非若尋思干以西，皆算端所保，須用力攻取也。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處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哈里寒。哈當依本紀作塔，此卽西北地增錄之塔里干非的里安也。

秋濤案原闕寒字，今依本紀增。

泥沙兀兒，本紀作匿察兀兒，卽大典圖那沙黑不，明史之納失不罕，迭兒密卽大

輿地圖之忒耳迷西北地，埒錄同。

案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刺思。

秋濤案監本元史本紀作馬魯昔刺思。

等城復進兵。

秋濤案自之城至此，舊本皆在甲戌末年。今按甲戌年無征西域事，考元史本紀，辛巳夏，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等城，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悉與此合，則此爲辛巳年事。錯簡在前無疑，今校正移於此，又接此書言上駐軍於速望埒避暑之地，而紀言夏駐蹕鐵門關，蓋作史者見下文有進兵過鐵門關語，故彙括其詞，而不知非一地也。西遊記云，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陟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問道，無倦迎我，仍勅萬戶挫魯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礪石城，過鐵門東南渡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卽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七日舟濟大河。卽阿里沒輦也。程宗丞同文曰。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如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大唐西域記日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扼蔥嶺。西接波刺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還。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迷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晤木河。元秘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思斯海。秋濤案程春廬先生考鐵門所在。至爲詳核。惟秘史之阿梅河。前見與徼外之河異地。別有考辨。茲不具錄。

壬午。

十七年。宋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

秦。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秋。濤案又克云者。四太子克之也。紀云皇子拖雷克思察兀兒等城。正與今所移改脗合。

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撈蘭河克野里等城。

秋。濤案元史作也里。

上方攻塔里寒

秋。濤案原闕此字。今據元史補。

寨。朝覲畢。并兵攻之。三太子克玉

原作王。秋濤校改。

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姑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百十四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姑字。秋濤案姑當作始。

歸朝觀。

朝原譌作相。秋濤校改。

是夏避暑於塔里河塞高原時西域速里

張石州曰前作望。

壇札蘭丁

速里壇急讀之卽算灘猶言汗也。札蘭丁其名。

秋濤案丁後作木。當以丁爲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秘史作回回王札刺勒丁。卽算端也。札蘭丁與算端音亦相近。

遁去。遂命哲別爲前鋒。

秋濤案哲別傳作只別。

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爲繼。又遣脫

秋濤案原本此下行兒字。今刪。

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棄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

秋濤案原作素，今改。

兵進襲時蔑里可汗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衆。札蘭丁自速蓋目連字誤，目連即沒釐。今語木倫也。秘史蒙文此河前

原作木，秋濤校改。

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刺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忻都印度地名，即都斯坦痕都那

秋濤案舊作折相，今考正。

人民之半而還。

秋濤案辛自速河，秘史曰申河，即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

何翀元聖武親征錄

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轉至信地入海。

癸未。

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

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

秋濤案舊作止今案當是北字之譌。

命三太子循河而南。

南字今補秋濤案吾也而傳十八年從帝親征河西明年下之詔賜吾也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十九兩年太祖方征西域此河西當是西域地疑卽辛自速河之西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軍河之西也以此證而止字卽北字之誤止卽爲北之誤則下句脫南字明矣秋濤案舊本此下有都刺莎合兒等語今攷定移入丁丑年其丁丑年有上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之語考之本紀正此年是錯簡互譌今改正如左。

帶此稟命是拖雷事。帶字當是帝字之誤。而脫太上皇三字也。

秋濤案上下當有闕文。

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秋濤案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丁丑年吐麻部主之下今攷本紀載避暑八魯灣川及置達魯花赤事均在此年爰據移正不昔思丹秘史蒙語作昔思田。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

旋師住冬。

原作各秋濤校改。

避暑且止且行。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

二字秋濤校增

至此

二字依類編所引增

凡七年是夏避暑秋

秋濤案秘史云雞兒年秋回至禿刺河黑林的舊營內

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

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五

原缺此字。秋濤案癸亥年稱上春秋四十二。紀云丁亥崩。壽六十六。則此上年六十句內必脫五字也。今增矣。

丁亥。

二十二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

滅其國以還。

秋濤案此句下有脫文。

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卽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爲太子。

錢辛楣先生曰。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考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是錄至元以後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記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矣。秋濤案太祖以丁亥崩。至己丑。太宗始登極。太祖紀云。戊子年。皇子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己丑夏。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

何翀元聖武親征錄

百十九

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睿宗傳云。諱拖雷。太祖第四子。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太宗卽大位以前。皇子拖雷監國。則事理明顯。今乃云太上皇帝時爲太子。實爲不解其意。以監國爲太子之事。然豈可竟指爲太子乎。厥後武宗立弟仁宗爲太子。明宗立弟武宗爲太子。名不正而言不順。皆此等紀載有以啓之也。以辛楣先生未論及此。故詳言之。

彭云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在位半年。傳文宗圖木帖耳。文宗武宗次子也。若指此則立弟武宗殆字誤耶。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

避暑於輪思罕。

秋濤案此所言避暑不知何指。或云謂睿宗也。湛然居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人

問異域事。慮煩應調。遂著西遊錄。按耶律晉卿西遊錄。今不傳。可惜也。

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其議擲力蠻。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

秋濤案史作霍博。

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太當爲大。大宮。大幹耳。朵也。

己丑。

太宗元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共冊。太宗皇帝登極。太宗

遂議征牧金國。助貧乏。置倉戍。剌驛站。李曰。牧當爲服。或是收字。植按。作收是。

剌原作瓶。張石州校改。

命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

原作相。秋濤案此書相皆當作都。兀都撒罕。卽耶律文正楚材賜名也。元史作吾

圖撒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近。相則遠矣。錢竹汀先生尙未悟此字之誤也。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撒罕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刺納城主遣使來降調命牙魯瓦赤主之

秋濤案本紀云麻合沒的滑刺西迷主之

又西域之西忻都

原作折相秋濤校改

及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

秋濤案本紀云印度國主木刺夷國主來朝印度即忻都也不刺夷當從本紀作

木刺夷爲是此書載壬午年四太子征西域道經木刺夷國大掠而還亦作木刺

夷可證也

庚寅

二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

春遣將攻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

國發自闕郡隰過川由宮山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

宮山疑當作官山金史地理志西京大同府宣

甯縣有官山。睿宗列傳。辛卯太宗還官山大會諸侯王。

秋濤案疑有脫誤。

辛卯。

三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而還。避暑於官山。

秋濤案官山當作官山。紀作九十九泉。當是一地。考元一統志。官山在廢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爲黑河。卽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天賜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卽此。然水經灤水注。又謂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卽水經注所稱。乃媯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九十九泉。北俗入山避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登臨之地。若元祖所幸。則爲歸化城之黑河無疑。

何耕元聖武親征錄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

秋濤案西京仍金舊名本紀云幸雲中是也。

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元翻

原作相秋濤校改。

撒罕中書令黏重合山右丞相鎮海左丞相。

張石州曰紀作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黏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秋濤

案鎮海傳亦作右丞相。

自此使遣撒哈塔

征高麗者秘史為札刺亦兒歹豁里赤與此撒哈塔火兒赤蓋一人也史塔出傳蒙古札刺兒氏父札刺台歷事太祖靈宗。

秋濤案紀作撒禮塔。

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還冬中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

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火兒赤。秘史蒙語作豁里赤。撒哈台之官也。連上讀。

壬午。

四年。宋紹定五年。金正。大九年。

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太上皇曰。汝等與敵戰。

翁本敵下有速字。今不取。

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

秋濤案本紀作馬伯堅。

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

秋濤案金史元史俱作合達。

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溫不花國。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王答思將軍兵至十六日雪又作是日與哈答移刺合戰於三峯山大敗之遂擒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之。

原作佳秋濤校改

二十一日克鈞州哈答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廓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澶州武州易州鄧州應州壽州遂州禁州等來降。

秋濤案本紀云遂下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潁壽睢永等州縣與此多異攷金時河南無昌滌易應遂禁等州疑昌滌卽商虢之音譌遂卽潁之音譌遂卽睢之音譌禁卽永之音譌餘未詳也。

上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官山。

秋濤案紀云夏四月出居庸關避暑官山。

速不歹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惑水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等。適遇金遣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萬鎮守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保降。因被殺。八月。金之參政完顏忠烈。

張石州曰。紀作思列。

恆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

原作大兒亦。秋濤校改。

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北。潰散尙千餘人。

逐北原作遂北。張石州疑有脫有誤。秋濤曰當作逐北。

復渡河北。

癸巳。

何鬪元聖武親征錄

五年宋紹定六年金正十年。

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南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

原作八察無州字秋濤校改。

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維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秋濤案本紀當作維。

等州來降。

甲午。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十日。

正字原闕。秋濤據本紀增。

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縊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答蘭答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羣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

原作死。注曰音使。秋濤案死當作使。音使二字。後人妄加。此明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前後牴牾處。多由傳寫譌謬也。

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卽忽都虎也。

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緡字。征蜀。

乙未。

七年。宋端平二年。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建和林城宮殿。

秋濤案本紀云春城和林作萬安宮。湛然居士集有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鑿於乙未年三月祭姪女文之後也。

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秋濤案忽相都據耶律楚材傳當作忽都虎。本紀乙未遣皇子曲出胡土虎伐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秋七月詔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當卽此事。而本紀屬之次年也。

丙申。

八年宋端平三年。

入慶和林城宮。

秋濤案本紀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安宮落成。

冬十二月赤曲。

秋濤案疑亦人名。即太宗紀之曲出。

關端

原作關端。秋濤案本紀改。

等克西川。

丁酉。

九年。宋理宗嘉熙元年。

夏四月築掃鄰城。

秋濤案本紀夏四月築掃鄰城。作迎堅察寒殿。元史類編云。在和林北七十餘里。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

秋濤案本紀八月命木虎乃劉中式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此書於他政務不盡載。獨記此者。記太宗崇儒。所以肇世祖之興也。

何辭元聖武親征錄

依本紀補之。己丑年云。河北先附漢民。調命兀都撒罕主之。西域調命牙魯瓦赤主之。當卽此牙老瓦赤也。一作牙刺瓦赤。以其工於治財。故命之。兼掌漢民公事云爾。又按姚樞傳云。歲辛丑。牙老瓦赤行省事於燕京。主管漢民公事。以樞爲行省郎中。牙老瓦赤惟事貨賂。以樞爲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爲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以客禮。邵戒山曰。姚牧菴集載姚樞神道碑云。上遣趙璧驛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樞。始致見。徵意。樞恐使者誤徵。不敢應。璧曰。君非棄牙老瓦赤隱此者乎。曰然。乃偕往。彰德受命。

十一月初七日。

秋濤案此下有脫文。

地名月惑哥忽聞

秋濤案聞當作闕。元史云。帝大獵五日。還至鉞鐵鋒胡蘭山。今改作烏特古呼蘭。

卽此地也。方輿紀要云：地在和林東北。

病次日崩。

秋濤案元史太宗紀云：庚寅，奧都刺合蠻進酒，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詳釋史記進酒一尊，蓋以太宋疏耶律晉卿而專信西域言利之臣，如奧都刺合蠻於庚寅進酒，而辛卯帝卽暴崩，深有可疑，故詳著之。惜此書闕脫，無可證其端末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歡飲，而刪奧都刺合蠻之名，則失史氏別嫌明微之意矣。以此書與本紀月日相證，知初七日爲庚寅，是月朔當爲甲申，而錢氏侗四史朔閏考未載，可補其闕。

壽五十六

原本壽下衍至字，今刪。

在位一十三年。

原作一十二年，秋濤依本紀校改。

何斟元聖武親征錄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終

錢辛楣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條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元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秘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考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孤部。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而忽也。闕拜。卽沈白也。暗都刺蠻。卽奧魯刺合蠻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合里。耶律楚材賜名也。秋濤案今。殿本考證改博羅渾爲博羅罕。且無博爾忽之名。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跋後

右光澤何願船先生校正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熙朝冠隨嚴君仕京都。皆知先生與張石州先生皆以考據著稱。其校證乃於一字一音之末。心竊慕之。而無以自通也。歲己未。得親炙先生於邵武館。先生時方輯朔方備乘。未數月書成。進

御。熙未獲觀。越二年而先生作古矣。同治甲子。偶於張叔平比部齋中得先生所校正元聖武親征錄。蓋元親征錄世無刊本。而先生之考正。又校勘家所不易觀。遂手錄之。熙夙聞先生言元代史之舛謬。不可備舉。而史所紀太祖開國。譌雜尤多。卽先生此書自序亦言之。錄此帙以資讀史考證。亦以識私淑之意云爾。原本有平定張穆旌德呂賢基兩序。今所存惟張序。張卽石州先生。呂序無當於校正之義。殆可刪也。同治甲子二月後學陽湖莊庚熙跋

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繙刻印刷
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繙刻發行

發行者 田中慶太郎

東京市本郷區
本郷三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野村宗十郎

東京市京橋區
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
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東京市京橋區
築地二丁目十七番地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三丁目十番地

發行所

文求堂支店

(電話本局八百二十番)

賣

東京市淺草區北東仲町五番地

淺倉屋書店

捌

京都市下京區寺町通四條北

文求堂書店

所

大阪市南區心齋橋筋二丁目

松村文海堂

清國上海英租界棋盤街

江左書林

